

〔日本〕

大藪春彦 著

# 私生子

疯狂的



责任编辑:黄三修  
封面设计:布尔固德  
(内蒙)新登字1号

## 疯狂的私生子

大藪春彦 著 陈葆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210千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200册

ISBN 7-204-01949-0/I·294 (复膜) 定价:4.95元

# 目 录

- 缘起 ..... (1)
- 坠入陷阱 ..... (8)
- 海域遇险 ..... (33)
- 白骨之谜 ..... (71)
- 轰炸机神秘地消失了 ..... (113)
- 复仇的种子 ..... (142)
- 激战前夜 ..... (172)
- 与宝藏共存亡 ..... (206)
- 天怒人怨 ..... (237)

# 缘 起

无边无际的鄂霍次克大海，狂风卷起一阵阵汹涌的浪涛。黑色的沙滩之上，黑尾鸥忙碌地飞舞着。

这是个被大海包围的偏僻的荒原。这里没有工厂，也很少有外地人到来。人们靠出海打鱼为生。

竹内伊都站在窗边，眺望着大海。

她除了帮助父亲在地里干活，料理家务，还帮助别人干些装鱼、晒鱼干一类的杂活。

阴影笼罩着天空。

男人们被拉去打仗了。仗打败了，可他们还没有回来。

她盼望着男人们回来。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和她一起长大的。但即使男人们都回来了，她也无法再嫁人了。呆呆地望着大海，心里十分悲哀。

竹内伊都怀孕了，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孩子是被那三个军人奸污时怀上的。那天晚上伊都一直被他们弄到天亮。那三个人每人干了一遍后又开始审问她，伊都没有回答，像死了似的躺在地上。那三个人好像看出伊都确实什么也没有听说，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审讯。不知道他们对问不出那五个军人的下落都憋着一肚子火，还是赤条条地躺在一旁的伊都的肉体引起了他们的淫欲，其中一个男人又一次向伊都发起进攻。

那三个人一直到天亮才离开。伊都的眼睛黯淡无光。……

——必须离开村子。

伊都想，已经无法指望复员回来的男人有谁要娶她了。她被

奸污怀孕，这可怎么办，堕胎？服些什么古怪的药能把肚子里的胎儿打下来，把下腹部浸在鄂霍次克冰凉的海水也能堕胎，伊都对此考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如果用草药打胎，必须去叫村里的老人们，这她办不到。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和斗争，伊都半夜里来到了海边，那是三天前的事了，她把下半身脱光浸在海水里。那是一个无风的夜晚，大海是一片无边的黑暗，星光下，她看见了浸到胸部的自己白皙的肌肤。黑潮包围了她，浸了五分钟感觉就开始麻木了，十一月的鄂霍次克已是隆冬，水冻得刀割似的疼。

她流泪了。虽说是被奸污怀的孕，可一半总是自己的呀。在百般无奈的情形下采用海水浸腹的原始方法来残杀肚子里小生命，她觉得自己太凄惨了，而且凄惨中还杂着一丝对于胎儿的同情。

伊都流着泪，但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她觉得脚下的沙渐渐松溃，大海仿佛要把她失去了感觉的身体吞没了。也许是一种罪恶的意识吧。无数冰似的冷棘刺着她的下腹，冷棘渐渐使皮肤变僵，不一会儿就要冻住胎儿了。

意识渐渐模糊。

伊都听到有人喊叫，抬起眼睛看看沙滩。一个人影正从高的沙丘上飞快跑下来。

伊都凭着对那人影和发出的喊声知道那是她年老的父亲。

现在映在伊都眼帘里的这副由包围着小屋的大海、荒原、海岛组成的荒凉的景象，在她那颗曾想用冰凉的海水残害胎儿的破碎的心表上刻上无数道寂寞的伤痕。

——只能离开村子远走他乡了。

嗡嗡……突然袭击来了一降可怕的声音。一看，房子上方闪过一架直升飞机。伊都还是第一次看到直升飞机，见直升飞机在

村边沙地着陆，伊都离开了窗边。听说城里常有美军抓女人的事，伊都把门关结实。

过了不到三十分钟，大门口响起了脚步声，听那脚步声来的人不止一个，伊都吓得缩成一团。有人敲门了，伊都蹲在地上直发抖。她听到几句像是英语，接着门被推开了。

门口出现了一个担任翻译的日本人和两个美国军人，美国人都是红脸大高个子。那美国人穿着大皮靴踏进房来，把吓得连声音也发不出来的伊都一把从地上拉起来。

伊都被带上直升飞机时，村子里的人们都躲在远处惊恐万状地看着。父亲下海了，没在家。伊都看到了父亲从老远奔过来的身影，可已经来不及了。

伊都被带到千岁机场，第二天早上又飞离了千岁机场。

傍晚时分，伊都被关进了一座大饭店似的一个房间里。从机场到这儿是坐车来的，她想像这是东京，但不清楚。翻译什么也没告诉她，护送的美国兵也什么都没有问。

到夜里来了另外一个美国军人和日本翻译。翻译的相貌有些像中国人；美国人是个多毛巨汉，蓝眼睛，茶色的头发，手腕上也长着和头发一样颜色的密毛。

伊都马上就明白他们不是抓女人取乐的，那翻译问她战败第二天去过她家里的那五个军人到哪里去了。这和那三个奸污她的日本人所问的一样，伊都回答说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只能这样回答。他们问了她好几篇，她都这样回答。那翻译告诉她，美国人说了，不说出来就枪毙她，要她快说出真情。伊都颤抖着说她真的什么也没有听到。

美国兵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伊就是一枪，子弹射进了伊都膝前的地板。伊都发出一声尖叫。

当她醒过来的时候，眼前站着一个人美国兵。高大的美国兵脱

得赤条条的，熊毛似的密毛从肩一直生到小肚子。

翻译不见了。

伊都被拉起来撕去了衣服。美国兵把她剥得一丝不挂按倒在床上。那巨人啾哩哇啦地喊着抓住她的乳房，玩弄着她。

伊都被关了三天。三天里，包括那个大汉在内有三个美国兵轮流着一面审讯，一面蹂躏她。

第四天夜里，最初那个大汉用车把她载到满眼废墟的街上放掉了。

她不知道到哪儿去，她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连日来的审讯和凌辱使她的身心都萎缩了，她在一座建筑物背后蹲了下来。

“你怎么啦？”一个女人向蹲在阴暗角落里的伊都发问。

第二年七月十八日，竹内伊都在东京涩谷区一家低级公寓里生下一个男孩。

竹内野岛。

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和伊都招呼，并且照顾她的松下千代起的。

一年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三日，竹内伊都病死在公寓。

松下千代还约摸记得伊都的家乡，这是她有一次偶然从伊都嘴里打听到的。她托警察寻找伊都亲人。

闻讯上京的是伊都的老父亲铁造。铁造六十五岁上下，一脸深深的皱纹。自从伊都下落不明后，铁造在女儿的牌位前哭了个死去活来。

老人两只粗糙的大手抱着竹内野岛回到北海道故乡。

野岛是外祖父一手养大的。伊都的母亲，也就是铁造的妻子，因为伊都下落不明染病死去了。

野岛懂事以后，铁造常常把他带到母亲住过的小屋去。由于铁造的料理，小屋还保持着伊都被美军绑架时的状态。野岛从那些细小的生活用具中嗅取着毫无印象的母亲的气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原 书 缺 页

对方高。可是他没有能把他们甩开，那两个人居然熟练地化解了他使出去的劲。

野岛一沉身，打算借沉身之力用双肘先把他们甩开，然后使腿技把他们踢倒。必须甩开这两个家伙，左肋的枪套里放着手枪，他不想让手枪落在他们手里。

野岛身子一沉下就站不起来了，意识也渐渐朦胧，他觉得身体很重。

他知道那两个人在架着自己的双臂走。视网膜上一片刺眼的光，他知道这是汽车开近了。可是意识到此便消失了，无底的黑暗吞噬了野岛……

他醒过来了。

后脑勺还残存着宿醉未醒似的昏眩感。他觉得胸闷，恶心。他正是因为这阵恶心才醒来的。

房间很暗。野岛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梦。房间的轮廓模糊得使他怀疑是不是又进入了梦境。过了一会儿，物体渐渐清晰地显示出形状来了。房间里有个窗户似透着微光的地方光线一点一点被四壁和家俱吸收，现出了形状。

这是个陌生的房间，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房间大约有十二铺席大小吧，正中央放着一套会客设备，深得快要把人埋进去了的豪华型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

野岛本能地摸摸枪套里的手枪，手枪没有了。头还晕，他抓住沙发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八成是当时被注射进去的麻醉剂的缘故，他感到整个身子都摇摇晃晃的。

“喂，你怎么不开口？”野岛对把身子埋在沙发里的人说。光线太暗，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那人没有回答。

“喂！”野岛摇摇晃晃地朝那人走过去。

决不能善罢甘休！因为对方肯定知道他。

他记不起自己干过什么非要受到如此“招待”的事，可他已看出袭击他的那两个人是专干这一行的，不管是哪个组织都不可能出钱雇了绑架老手，但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不好办了。除了一不做二不休一杀了事别无它路。

“你哑吧了还是怎么的？”野岛当胸一把抓起那个一动不动的人，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打算轻易饶了他。

野岛把那人放下了。从对方身体的僵硬感中他发现那人已经死了。

他摸到壁上的开关，开了灯。灯泡被装在使人想起中世纪风格的冕形吊灯的玻璃工艺品里。野岛看了看死者。此人穿一件睡衣，胸脯袒露，胸脯上留着一个像是手枪子弹所致的弹洞，大量的出血浸透了睡衣，躺倒在沙发上。

桌子上放着一支手枪。那是一支·30口径柯尔特式警察专用手枪。不用看编号野岛就知道是自己的。手枪一旁团着一块毯子，像是用毯子作消音器裹住开的枪。

野岛抖开毯子看了看，上面留着弹洞和焦痕。

他没去碰那支手枪，离开了房间。把枪带走毫无意义，因为一查弹道的来福线就可以查出枪主是谁。而且导演这场戏的人物肯定还准备好了足以证明凶手是野岛的各种有力证据。指纹是少不得早已被留下了，如果要把枪藏起来，还得收拾这具尸体。

这地方好像是一所高级公寓，从走廊上向下可以看见建在工字型建筑物院子里的游泳池，灯光下碧绿的游泳池里，有三四个穿比基尼游泳衣的人影。

他乘电梯到了底楼。

天刚入夜，手表指着七点。大厅里人们进出频繁，野岛混在人群中走到外面。公寓前面是一条大路，野岛认不出是什么地方。

马路上车流不绝，车灯的灯光耀眼刺目。野岛用左手挡着光的洪水，踏上马路。身体的深处还残存着摇感，使他特别讨厌灯光。

一辆车在野岛面前刺耳地杀住了。野岛以为已经避开了，可结果只是踉跄了几步，腰部受到轻微的撞击。野岛腿一软，跪倒在车道上。

“对不起，伤着了没有？”

野岛只看到从车上下来的人穿着藏青牛仔褲的修长的下半身。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没事没事，我因为发烧有点头晕，走你的吧。”

那女人把他扶起来，野岛略有些粗暴地甩开她的手臂。把他扶起来的是个浓眉毛大眼睛的姑娘。周围开始聚集起看热闹的人。

“我送你到医院去吧。”那姑娘详注地看着野岛。

“不是跟你说过你别管吗？”

“可是……”姑娘不安地看了围拢来的人群。

“那好，请你带我一程吧。”

野岛害怕人群，人群中肯定有好管闲事的，必须立即离开这个地方。

他坐在助手席上。

“您真的不要紧吗？”姑娘一面发动一面问。

“嗯。”野岛点点头。“你到哪儿去？”

“原想去新宿的，先去您要去的什么地方吧。”

“我也在新宿下车就行了。”

“如果您不去医院，请抄下我的驾驶执照号码，万一有事可以找我。我叫雪江千沙。”

“好名字。不过我可无名，对一个无名氏你大可不必如此热情。”野岛生硬地说。

雪江千沙默不作声地开着车。

“您这个人真怪。”过了一会儿雪江千沙又开口了。

“为什么？”

“态度生硬，而且刚才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仿佛刚从哪个远方的国度来似的。”

“……”远方的国度？野岛在心里嘀咕。不是从那里来，而是将到那里去。

新宿的高层建筑群的灯光遥遥在望，缓缓反复明灭的不知几千盏的电灯，看上去简直像一群聚集在原始时代的巨树上的萤火虫。

凶杀事件的报道在第二天——三十日的晚报上刊登出来了。

平井刚一五十八岁。

日本铀矿公司经理。

这是被害者的姓名和职业。

平井刚一在千代田区町一所高级公寓的房间里被手枪打死的，尸体被人发现。死亡推定时间是二十九日下午六点至七点。尸体旁边有一支像是被当作凶器的手枪。因为这支枪是便衣警察携带的·38柯尔特式警察专用手枪，警视厅对此非常重视，正在调查该枪的持有者。此外，报道还说明平井刚一的亲属、友好不明白平井被害的原因何在。

——正在调查？

野岛扔下报纸，这样的调查电子计算机要不了几秒钟就能作出回答。这是因为知道枪主是搜查一科科员竹内野岛的，警方慌了手脚。必须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封锁了消息，正全力搜寻野岛的下落。

可是野岛没把自己目前在哪里告诉警视厅。不过瞒是瞒不住

的，也许到明天警视厅就会发出通缉，以重要参人或嫌疑犯的身份逮捕野岛归案。

——我能逃脱吗？

野岛没有这个自信。警视厅就是为了面子也会拉开大网，警视厅的全力搜查有多少份量，野岛是再清楚不过的。走路也好，夜里睡觉也好，什么时候都甭想安心。等待着他的是一场踩着快要断了的旧绳子似危险的逃亡生活。

在明白这是有人做好圈套硬把他变成杀人犯时，野岛就下了逃亡的决心，绝对不能去自首。对于警察的搜查，野岛实在太清楚了。

警察会相信野岛的供述，为了保住警察的面子只能这样的。但是，他们不久便会对此怀疑，因为怎么调查也不可能找到证实野岛无罪的证据。这本来就不可能。虽不知道是哪个组织干的，可这案子作得实在太计划周密，滴水不漏。

警察为了保全自身，最终一定会牺牲野岛，犹如蜥蜴自断其尾。理由不愁没有。他们会强迫他自首，进行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的连续审讯。到时候受审者思维已经混乱，昏昏沉沉只想睡觉，叫他说什么就说什么。谁都会想，对警察的供词到法庭上推翻就行了。其实这是个陷阱。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对供词是十分重视的，当然，还有弄事诉讼法在，殊不知把刑事诉讼法往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解释正是警察和检察厅的拿手好戏。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就不择一切手段弄口供。比如几十小时不让人睡觉，只许在拘留所里正襟危坐，不留伤痕的拷打，不让会见律师。律师提抗议，他们便板着脸要律师先到检察官那儿把会面许可证拿来，而检察官又故意慢吞吞拖时间，有时甚至一拖就是两三天。等律师好不容易拿到了许可证，受审者又给转到别处去了，于是只好重新办理领证手续。刑事诉讼法等于不存在。



他们弄到口供后便以口供为唯一的证据开庭审判。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没有物证、只有口供作为对被告不利的唯一证据的情况下不判罪，但大多数法官根本不管这一条，照样毫不含糊地判你的罪。

当然，其中也不是没有主持正义的警察和检察官。不过不管怎么说野岛犯下的凶杀罪是断无最终被判无罪的可能的，这一点野岛心里很清楚。如果去自首，势必被判凶杀案。

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去服刑。

报仇——应该走的路只有这条。那夺去他的职业，使他背上杀人犯的污名的组织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这个组织太凶狠残酷了，无缘无故地把一个人逼成了逃亡者。不，缘故是不会没有的。

野岛相信，他们选中了自己决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决定的。如果只是想让某一个人吃官司，那就不会偏偏选中一个刑事警察。就是吃了冤枉也请不起律师，无法很好为自己辩护的人有的是。他们之所以冒着反而被捕的危险袭击自己，必定有与之相应的理由。

而且，那个藏在暗处的组织并没有把野岛作为杀人犯交给警察的意图——被袭后整整一昼夜野岛都在昏睡中，如果存心把他交给警察，在野岛昏睡在公寓里的时候他们完全有时间向警察通报或者做别的什么手脚。那个组织没有这样做。

不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们虽然使野岛背上了杀人的黑锅，但不把他交给警察，逼他选择逃亡的道路。那个组织料定野岛会选定逃亡的道路。

光制造一个逃亡者对那个组织并没有什么价值，他们想制造我多半是一个受着国家权力的追踪无处安身的人。

野岛在等待着。很可能在走出那所公寓时就被盯上了。虽然感觉不到这样的气氛，然而就是现在也仍然有巧妙的跟踪者的目光盯着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若是把野岛弄丢了，那他们